

秩序



与



忠诚



——
约翰·赫伊津哈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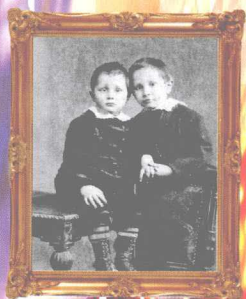
Willem Otterspeer
ORDE EN TROUW
Over Johan Huizinga

(荷兰)威廉·奥特尔斯佩尔 著
施辉业 译



Willem Otterspeer
ORDE EN TROUW
Over Johan Huizinga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秩序与忠诚

约翰·赫伊津哈评传

(荷兰) 威廉·奥特尔斯佩尔

施辉业

著 译

Copyright © 2006 Willen Otterspeer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8—0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秩序与忠诚：赫伊津哈评传 / (荷) 奥特尔斯佩尔 (Otterspeer, W.) 著；施辉业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9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5430-1

I. 秩… II. ①奥…②施… III. 赫伊津哈, E. H. (1872~1945) —评传 IV. K835.63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4789 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颜展敏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3.7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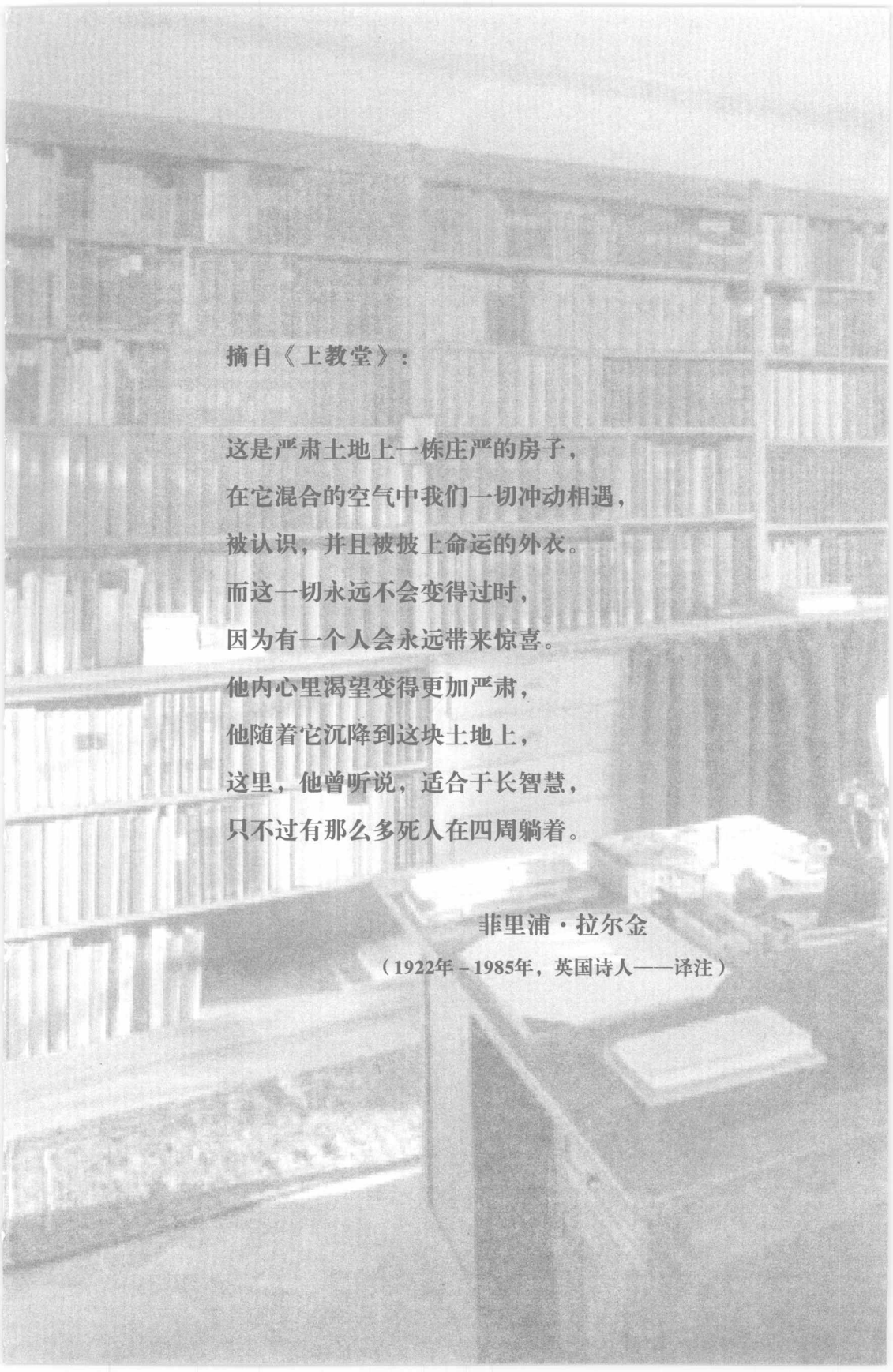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摘自《上教堂》：

这是严肃土地上一栋庄严的房子，
在它混合的空气中我们一切冲动相遇，
被认识，并且被披上命运的外衣。
而这一切永远不会变得过时，
因为有一个会永远带来惊喜。
他内心里渴望变得更加严肃，
他随着它沉降到这块土地上，
这里，他曾听说，适合于长智慧，
只不过有那么多死人在四周躺着。

菲里浦·拉尔金

（1922年—1985年，英国诗人——译注）

中文版序

——赫伊津哈与中国

赫伊津哈为人谦逊。看了上面的题目，他会严肃反对。即使把渺小的西方人与伟大的东方国家联系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也要把顺序颠倒过来：应先提中国，然后才提赫伊津哈，应先提到历史如此丰富和文化如此多层次的那个国家，然后才提到那个历史学家和作家，尽管他的著作很丰富，思想很有层次。

此外，把两个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谈论，不是很古怪吗？赫伊津哈不是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一小部分勃艮第和荷兰文化的历史学家吗？的确如此，但不能由此否认赫伊津哈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并且也被中国吸引了。在《游戏的人》里，他也注意到中国人对游戏的认识，指出了中国人主要用“玩”表示儿童的游戏，而用“争”表示戏剧性的游戏，在含义上与希腊的“agon”（竞争）相似。

赫伊津哈一生对中国始终感兴趣。1931年，他从香港给他的朋友范沃伦霍文写信说，他开始认识的中国非常有趣，他遇到的中国人非常可爱：“如果我不是快60岁，而是30岁，我会学习中文的。现在我决定只买一些漂亮的中国产品，而起初我绝对没有打算买任何东西！”是的，赫伊津哈差一点变成了一个中国作家：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是无法发音的（现在仍然如此），他的朋友女诗人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建议他用他的小名“Han”（翰）发表他的著作。

“那样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的名字”，她补充说，“但对外国人来说是更容易发音的。”

我们可以严肃地说，今天中国对赫伊津哈的著作感兴趣并对它们进行翻译，这是在很好的时刻发生的。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很吸引人的试验，对国家和经济进行的渐进而成功的改革，都是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过程，西方对此以巨大的兴趣加以关注。反过来，越来越多的在全球活动的中国对西方的关注也正在迅速增强。我们可以想到的能够像赫伊津哈那样很好发挥两种文化之间中介作用的作家，实在为数不多。他的著作是关于西方文化的浓缩教材，所表达的精神不断鼓励人们去超越任何文化强加给人们的界限。

赫伊津哈的著作非常广泛和深刻。作为历史学家，他从事的这个领域内容那样丰富几乎包含所有专业的研究，从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到艺术和文化历史。同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把他掌握的关于语言学 and 比较文学历史学的大量知识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甚至他抓住的最小课题，他也善于通过所提出的问题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不仅会接触到欧洲历史丰富的形式，也能够认识到它与现代美国和古老亚洲之间的联系。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都能够学习到文化历史能够实现的事情：通过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实际上强调指出了世界文化的相互关联。

两个代表游戏的汉字所包含的对比，是反映赫伊津哈研究方法的典型例子。他的著作里有持续不断的、可以说几乎是辩证的运动，它从对比走向和谐，然后走向新的对比和新的和谐。对于赫伊津哈来说，这个过程包含历史的运动。然而，这个过程最终的结局都是和谐、共识、和好的形式、稳定的情绪、充满意义的仪式、永恒的准则意识，好像它是

一个音乐作品似的。因此赫伊津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非常好的中介。他的著作一方面呼吁人们要善于对事情进行相对化，要有关于时间的意识，要开放，要善于接受。另一方面它们诱发人们去描述关于永恒性和贵族素质的一个理想。它们还让人们认识到，西方的关于纪律和自控的伟大理想，与东方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怀着赫伊津哈的著作将以这种方式被阅读的希望，怀着他将被视为“有点中国人特点”的希望，我祝愿我自己的书在浩瀚的中国大海里能够一帆风顺。

威廉·奥特尔斯佩尔

2007 年 12 月于荷兰

前言

我是从赫伊津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写因是我在 2003 年作在哈佛大学的一次逗赫伊津哈，能够不受想。回到莱顿后，我时间，写了计划已久



那里学习读书的，我的就是赫伊津哈。我关于他的书。直接原为伊拉斯谟课的讲师留。我在那里也讲了干扰地整理自己的思一点点地挤出了一些的书。

在我写书时，有大量的文献供我使用。考虑到在我国人们一般对经典作家不很感兴趣，赫伊津哈不应该抱怨。在他逝世后不久，他精美的全集（九卷，1948 年到 1953 年）出版了，最近补充了同样精美的书信集（三卷，1989 年到 1991 年）。至今一直有人阅读和评论赫伊津哈的著作。在荷兰，书信集编者莱昂·韩森、维塞尔·克卢尔和安东·范德勒姆倡议用现代方法对他著作进行新的研究。范德勒姆在他的《约翰·赫伊津哈档案目录》（莱顿，1998 年）里发表的新文献目录，证明赫伊津哈著作仍然有人翻译。在国外也有人发表新的研究文章——不久前德国的克里斯托夫·斯特鲁普发表《约翰·赫伊津哈：作为文化史的史学》（2000 年）。

在那些出版物里，注明了所有关于赫伊津哈的文献。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一切都再次纳入一个详细的文献目录里。那些文献我都看过和使用过。在那种意义上，这本书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地方。顶多只能说我自己解读赫伊津哈的方式有点创造性。这本书也可以叫《解读赫伊津哈》，这是合乎一种传统的，比如说，杰妮特·马尔科姆（英国当代作家——译注）也是按照这个传统写她的《解读契诃夫》（2004 年）的。我愉快地想起与剑桥、莱顿、哈佛等大学的学生和同事的交谈。尽管如此，这本书反映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一切错误之处由我负责。



序言

一位经典作家

虽然荷兰文化没有经典著作，没有为作家们创立像七星诗社（法国16世纪诗人团体——译注）那样的伟人祠，没有以课程表养育的生动记忆，但人人仍然顽固地坚持阅读赫伊津哈的著作。他说过“经典的含义是仍然被人们阅读”，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赫伊津哈就是我们拥有的少数经典作家之一。荷兰文化中有几部经典著作，虽然数量不断减少，但从经典作家资格的意义来看，可能只有像穆尔塔图里（爱德华·道弗斯·戴克尔的笔名，1820年—1887年，荷兰作家——译注）、库佩鲁斯（荷兰19世纪作家——译注）、埃尔斯霍特（1882年—1960年，荷兰作家——译注）和赫尔曼斯（荷兰20世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译注）那样的作家能够与赫伊津哈竞争。^[1]

拿我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与作家们进行比较，的确比拿他与其他历史学家进行比较更合适得多。如果把他的著作当作一系列比喻，它们就比被当作历史著作好读得多。对于把他作为历史学家解读的人来说，实际上几乎无法在他著作中找到内在联系。在他最出名的书《中世纪的衰落》（1919年）、《伊拉斯谟传》（1924年）、《明天即将来临》（1935年）和《游戏的人》（1938年）里，他先后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传记作者、文化批判家和人类学家讲话的。内在联系是有的，

注解：全书脚注列出的作者的参考著作中，除了个别的之外，都是赫伊津哈自己的著作。数字表示所参考的赫伊津哈全集卷号（中文数字）和页码（阿拉伯数字）。“信”字样代表赫伊津哈的书信集。

[1] 七，245

甚至比任何其他历史学家更严密，但这种内在联系主要不在于他的书的主题，而在于他的作家生涯中的主题。赫伊津哈是我们至今唯一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现实机会的人。只有把他当作作家来解读的人，才能看到他著作的永久价值。

按照我们这个低洼国家的习惯——穆尔塔图里受过那种待遇——对赫伊津哈的评价很快被降温了。让·罗曼（荷兰 20 世纪历史学家——译注）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他的朋友范瓦尔肯堡，都在他逝世后立即否认他是个天才。另一个朋友——海灵——还愿意承认他“有一点天才”，但就此而已。自从他开展活动之后，历史学分成很多专业，在所有这些专业中人们呼吁说，我们再也不能从赫伊津哈那儿学到什么东西；他们还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的名气妨碍人们在编写没有个人特征的历史著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进展。

像罗曼、甚至像海尔（荷兰 20 世纪历史学家——译注）那样的史学家，还有后来的其他史学家，都为了自己的永垂不朽而对赫伊津哈进行致命性的批判。对于他们那种做法以及关于“赫伊津哈的生涯”，我们可以编写很有趣的一章。罗曼是“社会主义批判”的典型例子。他认为：赫伊津哈是“‘分配’荣誉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言人”。“然而，我还觉得，在国内外，人们对他特别赞赏——是的，我的确要说对他崇拜——这一点要求我们对那种强调要么进行道歉，要么进行解释。”他的确不是为了赞赏恺撒而来的。^{〔1〕}

在一篇关于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 年—1886 年——译注）

〔1〕 Jan Romein, 'Huizinga als historicus', in: Tussen vrees en vrijheid (Amsterdam 1950) 223 (让·罗曼：《作为历史学家的赫伊津哈》)

的报刊文章里，赫伊津哈谈到他给经典下的定义是什么。他刚刚参加了在德国进行的语言学家会议，觉得在那里过得很愉快。他自己学的专业是语言学，他一直非常喜欢那些学问，虽然他被任命为历史学教授，并且主要写关于历史课题的文章。但还有别的情况。他看到了以前认识的德国，即有“味道温和的莱茵河地区葡萄酒”的德国。在吃晚餐时，一个发表演说的人说，那天的夜晚有兰克的六个后代和亲戚出席晚餐，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全集》的出版者。“我见证了对知识的一种真诚和纯洁的崇拜的存在。”〔1〕

历史充满着圣人和英雄，至少赫伊津哈这样认为。他的著作充满他钦佩的人、他歌颂的事件、以及他把自己与它们统一起来的现象。他是文化中的卡珊德拉（古代希腊神话中会预言未来的女神，曾经预言特洛伊将灭亡——译注），但同时他说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识历史黑暗的一面，但把它视为光明一面的背面。他喜欢根据善与恶的模式划分世界。在赫伊津哈那儿没有不是根据规则写的描述，没有不存在矛盾的历史。

正是兰克的这个特点使赫伊津哈喜欢兰克。兰克著作的核心是在欧洲社会里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赫伊津哈在对兰克的观点进行归纳时说，“只能是从中世纪的世俗及精神的普世主义中涌现出来的。德意志民族体现着对那个普遍的国家的反抗。起初他的表现是皇帝与教皇的对立，后来是打碎旧整体的宗教改革。”吸引赫伊津哈的是兰克对旧欧洲统一的否定和关于充满激烈对抗和矛盾冲突的欧洲的阐述。这一点决定了兰克阐述的丰富多彩和他的故事的完整性。

与此同时，吸引他的还有兰克著作的保守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1〕 七，244

其保守化作用，还有他的这样一个愿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旧世界的革新和罗马人的素质即罗马人的天主教欧洲的和谐统一的恢复。赫伊津哈援引兰克关于在青年时代曾怀有想法的坦言，当时的兰克想象古代和现代的伟大诸神共同表达了最深刻的思想——“那正是和声最美的协奏曲，一个曲调，一种气氛，一个唯一的启示啊！”——然后赫伊津哈补充说：“但是，在关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无限丰富多彩及多方面性那种认识中，已经可以看到纵贯世界的兰克。”

他最后赞扬兰克由小观大的能力，兰克自己称之为“对时刻的塑造”：片刻中的永恒。赫伊津哈认为，兰克描述的历史人物都是“在完整词义上的人物”。在描绘他们时，他只用寥寥几句话，有时只用一个姿势，例如：在一次接待客人时，卡尔四世（1316年—1378年，德意志国王——译注）满不在乎地剥了一根山楂枝的皮，用它打苍蝇。

赫伊津哈不是没有批判的。他认为兰克风格太平淡，让他感到不耐烦。“他的文章永远是个慢板曲。它们有发展、色彩、庄严，但永远没有速度。甚至他对战争场面的描述，也是稳稳当当的或学究式的。兰克是他两个同代历史学家的绝对对立面，他们是拼命工作的卡莱尔（1795年—1881年，英国文学批评家——译注）和米什莱（1798年—1874年，法国历史家——译注）。他毫无疑问比他们更伟大，而且不仅在当学者这一点上。米什莱发动闪电，卡莱尔发动风暴。兰克则创作，整理，主导。他超越了激情。”〔1〕

赫伊津哈以这一切画了一幅自画像——看来是无意地。他给兰克赋予的特点，就是他自己的基本写作计划。在他的著作里，矛盾的存在与

〔1〕 七，2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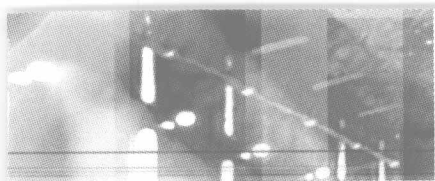
扬弃，对比与和谐，都是经常出现的话题。在其中所包含的节奏，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化的特点。在写历史时，赫伊津哈把激情与开放、神秘与方法相混和。他比任何人更善于使历史真理具有小说的紧张气氛。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真可惜，是永远过去的，今天仍然有价值，看起来是个小细节的事情，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在一切事物里都存在绝对的奇迹”，他曾经就他最喜欢的作家霍索恩（1804年—1864年，美国作家——译注）写道。

就霍索恩而言，美国批评家埃德蒙特·威尔逊曾经说，他的书的特点是相对缺少运动，这与他孤独生活的节奏有关系。霍索恩呼吁人们去实现的传统和稳定的世界，主要由“历史阶段的理想化，想象从梦想中的被提炼，关于人生的思考，人与自然、上帝和宇宙的关系，对美国的意义和美好未来的热情预言”组成。如果用“荷兰”替换那个“美国”，上面的说法完全适合赫伊津哈。

能够对他著作进行的批判，正是包含在以上所述之中。但这并非本书的主题。关于那些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很多是没有用的。本书谈的也不是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好的书及大量学术文章。我这里主要想写作为作家的赫伊津哈。我的出发点是他最好的著作。他的写作也有缺点——令人吃惊的是他常常缺乏一贯性，他的风格有时很庄严——但他不是因此成为经典作家的。然而，本书谈的恰恰是使赫伊津哈成为经典作家即仍然被人们阅读的作家的事情。

目錄

中文版序——赫伊津哈与中国	1
前言	1
序言——一位经典作家	2
第一章 生活与工作	
1. 生活	3
2. 工作	25
第二章 读书与写作	
3. 读书	47
4. 写作	67
第三章 对比与和谐	
5. 对比	89
6. 和谐	106
第四章 激情与联觉	
7. 激情	125
8. 联觉	144
第五章 方法与神秘主义	
9. 方法	167
10. 神秘主义	184
第六章 推断和演变	
11. 推断	203
12. 演变	220
第七章 结尾	
13. 历史伟人	240
文献目录	250
书名译名对照表	251



生活

第一章

生活与工作

Wat wiep de Heer met overvloed
en bloesemgeur, mijn vensier in?
en gaf aan elken nieuwen dag
de kleur van 's ochtends en blij begin...

工

作





1. 生 活

赫伊津哈是很谨慎的人。“在一个学者的生活中，关于他的自我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被说出来。”这句话是他就自己的导师即东方学家亨德里克·克伦而言的，但也适用于他自己。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很善于用自己宽松的教授袍褂掩饰那种激情。然而，大部分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的生活的本质，恰恰在于那种激情，在于他生活的基本矛盾和他控制它们的形式。^{〔1〕}

在那些矛盾中，第一个矛盾，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矛盾，涉及赫伊津哈出生的地方。荷兰文学中没有一个作家，而且肯定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其思想如此被“对地方的感情”主导。就中世纪农奴而言，我们形象地说他们是“用铁链绑在地球上”的。无论对年轻的约翰，还是对后来的赫伊津哈来说，这种描述都有效。他对现实和世界的看法，首先是由格罗宁根和其周围地区决定的。在城市与田野之间的那种对比中，他同时研究了更包罗万象的矛盾，例如，新旧矛盾，中心与周围的矛盾。在更广泛的视野里，我们的确可以把他著作涉及的本质内容，即永恒与变化之间的对比，与那第一个地方性矛盾相联系起来。

赫伊津哈一家来自格罗宁根周边地区。当他作为小孩在祖父家里和来自弗里斯兰省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玩耍时，他们的地区性爱国

〔1〕 六，301